

我從父親滿足的臉龐與養花自娛的快樂神情中，悟出父親何以能如此愉悅，只因爲庭院中的花與盆景雖少，但他胸中自有花園，其花園又何其大哉！

我將以他爲師，讓胸中花園百花綻開，以愉悅的心境消除生死關頭掙扎後的疲憊，迎向重生後的未來。

要同時做好這兩件事，他就得扮演好「現代爸爸」的角色，稍一出錯，就得遭受家庭唾棄，也許必須承擔家庭問題製造者的罪名。因此，要做好現代爸爸，實屬不易。

尤其是現代爸爸，必須調和、理解「上一代」和「下一代」的想法時，實在得花點功夫。就是同一件事，也有不同的反應。

「溝通」與「順從」的當代父親

就拿「應酬」這一件事來說吧！

有一次家母北上，住在家裡，正巧有遠道的朋友來，而且是早就約好聚餐的。心想：取消這個約會，對遠道而來的朋友，總是不好意思，況且她老人家北上，也不只住一天，就如期赴約，參加聚餐。

這一天，因有她老人家來，也不敢太耽擱，用過晚餐就趕車回家了。一進門，她老人家坐在沙發上，面無表情地說：「我問你，我們家都沒飯吃了嗎？爲什麼要在外面吃飯？」

和負擔，但是我始終毫無怨尤。

話說她出生後，在醫院待了半個月才抱回家，從抱回家的第一天開始，小女兒便睡白天，哭晚上，我和孩子的媽輪流哄騙，有時徹夜無眠。

通常是入夜開始哭，抱也不是，搖也不是，最後只好揹在背後，在屋裡來回踱步。大男人揹小女兒的畫面常在夜裡映現。直到天甫亮，我將小女兒抱在手上，走到附近的公園，與早安晨跑的人競走，她才在我的臂彎中，安靜地睡著。而後抱她回家，輕輕地放在嬰兒牀上，一點兒也不敢驚動她。

然後，梳洗一身倦怠，又趕著上一個早班。

這樣奮鬥的日子，約有整整一年時間，我額頭禿得更高了。

而今，小女兒快上國小二年級了，那段艱苦歲月，說來也滿像一段故事，她仍然聽得津津有味。每日我一大早上班，小女兒也要一早上學，我成了天天爲她繫鞋帶的人。每次看她聰明的眼神和活潑可愛的笑臉時，在我心中便有一個許諾——願生生世世爲她繫鞋帶。

日春嬸應該有八十歲了。

前些日子我回家鄉，卻未見日春嬸坐在麻黃樹下，我心裏想：可能是天寒，也可能是她生病了。

但，最後證實，我這個想法是錯的。

二弟告訴我，日春嬸前不久過世了，身後留下一些田產和一間古厝之外，最重要的算是日春嬸和日春結婚那張泛黃照片。

人生果真如流水來去。

日春嬸也許會在泉下遇見日春。

但是，村路要拓寬，日春嬸門前的那棵麻黃樹，因擋路即將消失，那日被坐出一個臀部模印的長椅條，也會隨著歲月腐蝕而逝，而日春嬸望夫歲月中的落日長影，卻永遠烙印在我的心底。

番薯簽遇見草鞋

道：
有一次在用晚餐的時候，和一對兒女憶起五〇年代臺灣農村的生活，我回憶

那時全村子的農人，三餐都以番薯簽為主食，番薯收成季節吃新鮮的番薯簽還好，其他日子就得吃晒乾存放的番薯乾，番薯乾存放久了就會生蛀蟲。有一次，我和你們的阿祖，就是爸爸的阿公一起吃飯，眼見碗中有幾隻已死的蛀蟲，用筷子一隻隻的挑起，這個動作被你們阿祖看到，一個巴掌從後腦勺拍下去說：「阿公吃一輩子都沒事，挑什麼？」像你們現在，連番薯簽長什麼樣子都沒見過，已經夠幸福了，還嫌這個不好吃，那個不好喝。

兒子到台北工地當板模工人，早上不慎從鷹架落下來摔斷了腿，一接到電話，匆匆忙忙從田裡趕來，連換件乾淨的衣服都忘了。

他們就是這樣地坦率直接。這個小小插曲，喚起我再度回想與家鄉村夫、村婦們共度的日子，在田裡、溪邊、牛車路，或者厝頭巷尾、廟埕店仔頭開講的情景。他們憨直無爭、坦率厚道的行誼，與惜福感恩、無怨無悔勤於耕作的精神，一直是我崇敬追隨的榜樣。

我突然想起，在這現實紛爭的社會中，他們的舉止行誼正散發著一股優美的人性光輝。記錄這群小人物的事跡，成爲我終生的職志。他們的喜怒哀樂與悲歡離合的生活樣貌，躍然紙上，成爲我創作題材的源泉活水，家鄉這群可敬的村夫與村婦們編織成的人生情境，成了我文學創作的最佳原鄉。

有生之年，願以最誠敬的心，爲這群可敬的小人物立傳，試圖透過他們在這塊土地上的精彩演出，勾勒出台灣農村生活的圖像。

件甚多，雖然會偶爾因一件小事而爭得面紅耳赤，但還不失為是一種相互提醒的作用；結婚後，各自爲了建立家庭，逐漸失去一些朋友；努力到某一種社會地位，會來找你的朋友更少了，問題是自己也撥不出空去找朋友，更不用說提醒了。母親還在的時候，雖嫌她老人家囉嗦些，但是她是最常提醒的人，自從她過世後，能提醒我的人就更少了。因此我願在這裡提醒大家：

「要珍惜和感謝每一個提醒你的人，即使是會令你感到不堪的批評，都應加以思索和反省。」

台灣第一教

每天傍晚，店仔口總會聚集許多人，下棋與觀棋者有之，高談闊論與袖手閒蕩者有之，宛然形成一個小小市集，好不熱鬧。

近來由於中台禪寺集體剃度出家風波、宋七力的「本尊」與「分身」之說，以及妙天禪師斂財等新聞事件，使宗教信仰問題成爲街談巷議熱門話題。一羣人在店仔口紛紛議論著：

紳士

住在這條長巷中已十年，從簡單的三兩幢屋子到現在的一串，人愈住愈多，分子愈雜外，環境變得很不理想，嘈雜髒亂的條件，樣樣具備，倒是有些人還蠻可愛。

我們這條巷子，就住著三位可愛的紳士。所謂紳士，就是有身分的人。他們是相當有身分的，而且熱心公益，巷子中要發起什麼事？非他們三人協助是做不成的，例如：下水道的清除、夏季巷中的消毒、年終的大掃除、以及急難救助的發起等，他們通常都是帶頭的人物。

這樣說，也許還不能彰顯他們被稱為「紳士」的地位，但他們卻有一個共同

「唉！咱支持的人要放鞭炮表示支持，不是咱支持的人放鞭炮表示禮貌，要有風度，有風度呀！」

起先大家以為是某某競選總部送給他的鞭炮，反正只是代人把它點燃而已，花的不是自己錢，管他支持不支持，放鞭炮熱鬧一下也無妨。

結果選舉結束後，雜貨店老闆開來賬單，說是要收鞭炮錢，他夫人接過手一看，嚷了起來：

「猶人，憨人，別人在選舉，你在放炮，親像自己競選一款，猶人，炮仔放一萬多。」

他竟在一旁傻笑道：

「嘿嘿！鬧熱就好、鬧熱就好。」

其為人之可愛，足見一斑。

他也有其不可愛的地方，就是喜歡吹牛，尤其是吹噓自己。他習慣於晚飯時喝兩杯，喝了酒以後，人似乎變的神勇起來，常常講些不著邊際的大話。有時為了自抬身價，常告訴人說：

台灣國語經驗談

「台灣國語」對我這個鄉下人來說，它是我的另一個標籤。本來在鄉下說慣的話語，到了台北這個大都會，卻會給自己的生活旅程留下一些難忘的笑點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仍然充滿溫馨。

高中畢業那年，曾經帶著惶恐和夢想到台北謀職，當然是充滿挫折的經驗。有一天，想起鄰村的同窗女孩在台北，拿著她的地址到一棟大樓辦公室找她，禮貌的問著坐在門口服務檯的小姐：「徐守娟在嗎？」服務檯小姐輕輕揮手道：「右手邊直走到底就會看到。」我順著她指的方向走去，卻只看到「洗手間」三個字。心想：一定是小姐聽錯了，誤把「徐守娟」聽成「洗手間」，當然這是台灣國語造

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；彤管有煒，說懌女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；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！

語譯是說：文靜的女孩很漂亮，約好在城角等我，卻躲起來不見我，害我急得抓著頭走來走去。文靜的女孩真美，送我一支紅簫管，紅紅的簫管真鮮艷，美得像姑娘的臉一般。從野外帶回來茅草針，茅草針實在美麗又新奇；不是茅草針多美麗，只因為是美人贈送的。

這則故事，宛如一齣短劇，活潑生動的畫面，展現在每個讀者的腦際，也道盡天下有情人的心境，教人回味無窮。

故事二：

這是流傳在南臺灣岡山附近滾水湖的一個悽美故事。

據說，從前湖邊住了一對夫婦，多年未生子女，於是收養一位養女，不久，這對夫婦又生下一女，便對養女百般虐待。有時碰到下雨天，柴草潮溼，無法升

困如洗，因此，李老爺子反對，當然林家主人也不贊成這門親事。

這對年輕人在雙方的反對聲中，雙雙離家私奔，他們本來想離開這個小島，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結婚，可是四面環海，不易逃出這裡，他們攜手往島的東方走著，心裡一片茫然。

不久，他們發現一個山洞，洞口很高，背山面海，族人不易發現，於是他們躲入洞中，兩人過著相戀相愛的甜蜜生活。

雙方家長都出動族人，尋找這對年輕人，始終沒找到，但族人仍繼續尋找。事隔多日，兩人躲在洞中，把帶來的乾糧吃完了，但是他們相愛，誰也不肯拋棄誰？寧願餓死洞中，也不願出去被捉回。

一日，兩人正餓得奄奄一息時，忽然從洞中飛來一群甲蟲，女的順手捉一隻，把殼剝去，送到男的嘴邊。男的卻捨不得吃，又推給女的，兩人恩愛地推辭著。

後來女的硬把甲蟲塞入李少爺口中，剎那間，去殼的甲蟲竟然變成大栗子。兩個人剝著黑甲栗子，吃了起來。說也奇怪，當他們吃飽之後，兩個人的肩上長出一對扁長的翅膀。

而王昶雄近兩年做些什麼事呢？他的新詩「憂患詩人」，入選一九九三年台灣詩選；同年出版《驛站風情》一書，收錄散文、隨筆、評論等五十餘篇作品；一九九四年以散文〈幸好還有夢的林玉珠〉，入選台灣散文選，並且著手翻譯自己的日文小說《淡水河的漣漪》、《奔流》、《黎園之歌》、《鏡子》等篇作品合集出版，另外，近期也將以日文寫一本屬於自己的回憶錄於日本出版，這一連串的寫作計畫，完全是爲了完成一個作家的夢，因此，不只是畫家夫人林玉珠有夢，王昶雄也有他的夢。

與王昶雄聊天，其聲如洪鐘、中氣十足，使人無法想像他已是八十歲的人了，尤其是他參與文藝活動的熱誠與幹勁，常不輸給年輕人。他負責的「益壯會」，每次都自己寫通知給會員和準會員，一寫就是幾十個信封，而且還要聯絡聚會的餐廳，以及邀請每次來主講的貴賓。事情雖然瑣碎，但他從不叫苦，似乎視這些工作爲樂趣，其敬事之精神，實教人欽佩。

從童年堅持到老

探頭

太陽從翻滾的雲層後面探頭，小草從堅厚的泥層底下探頭，小鷄從破裂的蛋殼縫中探頭。不論是太陽、小草或者小鷄，只要能探出頭來，便給自己帶來新希望，給人間創造新風景。

太陽

從古到今，不知有多少名家描述太陽探頭的姿態，詠讚日出聖景，但各有領略。

小時候只知天暗天明，稍長方知日出日落，但並沒有機會、也無心去觀察日

出。直到有一年，大約是小學四年級吧！在一個假日清晨，照例要趕到田裏幫忙簡單的農事，如除草、採豆、摘棉花等。

跟隨人家走在田間牛車路，當晨霧漸散，偶一抬頭，東方隱約可見的山巒，有一條黃金路蜿蜒而上。我問母親：「山上怎會有黃金路？黃金路又怎麼上去？」不識字的母親，似乎無法解釋，只摸著我的頭說：「傻孩子，那座山是關仔嶺，那會有黃金路，你大概看錯了。」

我懷疑是否自己看錯，因為我再也未看到如此奇景。但是心中卻嚮往著那座晨霧中朦朧的山——關仔嶺，太陽好似都從它背脊上爬出來的。

直到高中畢業那年，我才有幸親睹關仔嶺的風采。那是聯考過後，我們邀約三五好友一起上山，筆直的竹子站立在山腰，硫黃的味道滿山滿谷，我尋訪山的神秘，聆聽着關於此山的傳奇，不覺中，我們已上山頂，回望來時走過的路，碎石與黃泥混合，在太陽的照射下，映出一條金黃色帶，此時我才恍然大悟，孩童時代在晨霧中所見的黃金路，原來是陽光下所呈現出的神奇景象。

但太陽呢？它是怎樣爬出來的？我在心中充滿疑問，有機會一定要探個究

無伴的陰霾愁緒，整天悶悶不樂。

社區超商的這群年輕人，實在不忍看老陳如此鬱鬱寡歡，又圍在一起商議着，似乎在想辦法幫助老陳快樂起來。會有什麼辦法呢？沒人會理解，只見這群年輕人討論完後，小吳騎着機車離開社區。

到了傍晚，小黃狗被找到的消息傳遍整個社區，一群人圍聚在超商前的小廣場，人群中放着一個狗籠，裏面確實裝了一隻小黃狗，這群年輕人已推派代表，去請老陳來認領。

老陳一出現廣場，眾人響起熱烈掌聲，恭賀老陳的小黃狗失而復得。在他接近小黃狗時，眼神曾經猶豫一下，而後掉下喜悅的淚珠，連聲說：謝謝！謝謝！並緊緊地抱住小黃狗。

老陳的小黃狗是不是真的失而復得，只有老陳和超商的這群熱心青年心裏明白，但這已經不重要，因為社區人的溫馨與關愛，已使老陳內心深深感動。

人生短歌

1.

領導統御是一門艱深的藝術。

嚴而不苛，鬆而持秩，是每位管理人的重要信條。而鬆軟的泥土有時需要下點雨才能使之堅硬，卻是前人留下的寶貴經驗。

2.

用人要有膽識和雅量。有膽識能用最壞的人，有雅量能容最好的人。再壞的